



精選東萊先生博議句解卷之六

鄭厲公殺傅瑕原繁

莊公十四年鄭厲公自櫟受鄭伯之傅瑕傅瑕曰
苟舍我吾請帥君傅瑕殺鄭乎而納厲公厲公入殺
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既伏其罪矣上寡人出伯
父无哀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財焉對曰苟上在搜
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子以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
君若誰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命而助之而
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
臣聞命矣乃益而來

禍莫甚於內叛如傅瑕殺鄭 禍莫甚於中立如原繁於中

說平二者之罪孰為大重輕曰中立之罪為大重是問

也問內叛之罪易見各中立之罪難知惟其難知人臣之

叛君即讎者此下說內叛之五尺童子皆知疾之人所雖所

謂讎敵者資之以集事如厲公資藉亦未嘗不賞其功而疑

其心也或當其叛君即已今日為我所誘而叛君國同安

知他日不為人所誘而叛我乎此則可吾位未定則借之以

成功乃公初用傳吾位既定則除之以防患乃公入後殺傳

此傳殺叛子儀而納厲公子儀即終不免於厲公之誅也

是說傳乃若原繁之自為謀可謂客矣

內叛之罪乃若原繁之自為謀可謂客矣

知者而乘始論自莊公之世用事於朝

忽重儀突之變四人皆在公子

公而納昭公高渠珪執昭公而立子

四易主忽重儀突之變

則捨之視如視君位如傳舍

不憂依阿取災優游卒歲既不為人所愛亦不為人所憎

此等人情收如五代自古之持祿保位者罕用此術

雖遇明主亦未易察其姦也此言中丘之罪

殺之怒其不固非其正以其罪天其或者假手於厲公以大

警為臣者歎此意極高謂天以觀繁對厲公之辭曰苟主社

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藉出原繁此語發明中立信如是

說若不如則有據君位者皆奉之無所擇如下文所謂篡借

篡亦君也借亦君也盜亦君也讎亦君也

臣者皆操此心皆如繁則人君將安所恃乎詐為君者甚

矣繁之姦也為奸莫甚於中嗚呼此段人前內論人臣之罪

者至叛逆而極言內叛之然事克則卿受賞不克則烹

則受誅此二句左成敗猶居其半也或婦或士至於中立

者此言中立之罪自謂無往而不得志得志如國有存亡

得彼何預於我哉也彼謂國也君也其用心可謂姦之尤者矣與
相應中立如原繁有時而干厲公之誅繁固自謂無往不得
則世之取容者果可以長無禍乎所謂天假手於厲公吾固
表原繁之誅以風中立之士云風刺後世如原繁者使自警也

王賜虢公晉侯

虢公晉侯朝王之王命諸侯名位不詞禮亦異數不以禮
二四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詞禮亦異數不以禮

為天守名分者君也以天立說本尚書天殺與禮一語
能特寄人君俾守之耳一篇與地廣輸之博甲兵卒乘之旌
版籍生齒之數皆書於此言人民之多甲兵卒乘之旌
言軍旅之強皆君之有君所得有獨名分者非君之有也

周惠王誤視為已物題事輕以假人

虢公晉侯之來朝先是周僖王使虢公命曲沃公亦初立故
公與朝等其玉馬之數皆賜玉三五不為之隆殺
殊不知天秩有禮出書卑陶讓主多多寡寡不可亂也因分

我者亂矣天本許我而我人心無厭惟禮可以侯而可假公
之禮如晉侯與公之禮則公亦思假王之禮勢以至此惠

王既假晉侯以公禮矣賜公侯後數十年周襄王時而晉文有請
遂之幸極地通果欲假王之禮天子辭禮用假公侯以下皆

禮也非惠王啓其僭心晉文遽敢爾邪惠公許以侯借公
人欲上全天子之尊欲全至必先下謹士庶人之分必自正
始守其下所以衛其上也謹守士庶人之分况公侯之近乎

公侯於天子為吾觀儒者之議禮立於終尾每力爭於豪釐尺

寸之間言儒者非特較公侯璧馬之多寡也顯本如天子

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諸侯之堂九尺諸侯之堂七尺剛上所爭者纔再重耳詎

耳此言爭禮由庸人而觀庸常也借言天子諸侯之分臣甲

豈再重之席一尺之堂所能抑揚言爭甲席何儒者之迂

邪豈疑謂說大隄雲橫此言喻以爭細何儒者之迂

岳此言喻以高其視尺寸之士若不能為隄之損益也

尺寸之士以喻再重一尺之無言有之不然水潦暴至

勢與隄平水勢之高斬苟猶有尺寸之士未沒此此而可

功於則頰水之人可恃無恐時尺寸之士當是時百萬生靈

之命係於尺寸之士焉報言此尺寸之士可以遏昏墊之害

者之六四

昏墊謂民皆尺寸之禮可以遏僭亂之源僭亂謂始於僭禮

困而陷於水此言儒者爭於家厘然則儒者力爭於豪釐尺寸之間非迂

也此言儒者勢也也

鬻拳兵諫

也明也明

人臣之憂在於諫之未善不求之已而求之君所以至於昏君及夫

道難矣哉就諫之未善誠之不至未善也誠謂理之不明

未善也理謂辭之不達未善也鮮徒則氣之不平未善

也氣平則行之不足以取重於君未善也平曰取重於君

言之不足以取信於君未善也平曰取信於君

也氣平則行之不足以取重於君未善也平曰取重於君

諫之其所愛者惟恐吾未盡諫之之道照起語不在其從否乎君之未從不愛術之未精而徒愛病之難治謂諫視天下之拙醫也不愛術者不善諫者不愛術之不多而徒愛敵

之難勝引將為喻天下之庸將也庸將以不善諫者臣之納諫也苟

不君而不尤已反說尤猶責也責君不從不責已諫未善不能導君使自從而欲

強君使必從道謂開導以義理其流弊終至於鬻拳鬻君而

後止耳引入本題鬻拳豈欲脅君哉推原鬻拳本心告而不聽故出

於強謂強諫強而不聽故出於脅謂迫之君愈不聽而愈求

之於君不能反已曾不知反求吾為諫之道盡致否致

之於君不能反已曾不知反求吾為諫之道盡致否致

之於君不能反已曾不知反求吾為諫之道盡致否致

之於君不能反已曾不知反求吾為諫之道盡致否致

之於君不能反已曾不知反求吾為諫之道盡致否致

之於君不能反已曾不知反求吾為諫之道盡致否致

之於君不能反已曾不知反求吾為諫之道盡致否致

道之所愛者惟恐吾未盡諫之之道照起語不在其從否乎君之未從不愛術之未精而徒愛病之難治謂諫視天下之拙醫也不愛術者不善諫者不愛術之不多而徒愛敵

之難勝引將為喻天下之庸將也庸將以不善諫者臣之納諫也苟

不君而不尤已反說尤猶責也責君不從不責已諫未善不能導君使自從而欲

強君使必從道謂開導以義理其流弊終至於鬻拳鬻君而

後止耳引入本題鬻拳豈欲脅君哉推原鬻拳本心告而不聽故出

於強謂強諫強而不聽故出於脅謂迫之君愈不聽而愈求

之於君不能反已曾不知反求吾為諫之道盡致否致

之於君不能反已曾不知反求吾為諫之道盡致否致

之於君不能反已曾不知反求吾為諫之道盡致否致

之於君不能反已曾不知反求吾為諫之道盡致否致

之於君不能反已曾不知反求吾為諫之道盡致否致

之於君不能反已曾不知反求吾為諫之道盡致否致

之於君不能反已曾不知反求吾為諫之道盡致否致

心之忠以蓋後世欲享吾之兵諫蓋享吾之則足乎發明上

其迹之也繼之則足不可享則兵諫亦不可享也以見其非文不可

欲後世之皆可享孔子孟子君若鬻拳之事欲後世之不可享何

其與聖人異邪此等如回鹘精神而先之以稱兵後之以

則足可事之乎壞於前而修於後以則足之心已壞故隨失隨

救焦然不寧盡心吾恐聖人之享事不如是之煩且勞也

聖人異道有樞戶有樞言有會事有會施移則舟轉輪運則

車行設喻進諫者如施之轉夫豈在於用力邪舟轉輪運不可

以力古之人固有廣廈細旃之上前王吉傳云廣廈之中下

及殷周從容片言其平治之原者言坐而論道之時一言固

未嘗動聲色費辭說也如施轉舟如輪牽据折檻諫牽据折檻

已為下策皆出於况動干戈於君側

邪於於昔鄉儒之陋者也其論諫言輔拂言

乃曰自能率羣臣百吏相與強君強之一字與君雖不安不

能不聽然不能不遂以解國之大患強諫之謂之輔拂之

說詳見荀子即鬻拳之說言前鄉之說皆欲以力強其君昔

也以強之一字匹夫所持以動萬乘者道存焉耳論苟欲

與之較力反論人臣無道以動其君是田者與倚頓較富也難

古之當大與者以論人君危矣哉故有以忠諫

卜筮

凡十數條皆在傳所載卜筮

不自以心而立說謂吉凶禍福皆出於心後世

物莫不能先吉凶禍福皆礎先雨而潤礎於下之石也天

鍾先霽而晴天交先律而飛古人置於十二月之氣

氣至則飛翬先寒而閉蟄蟲皆閉蟻先潦而徙水潦將降則為
先風而邦蟄蟲皆閉蟻先潦而徙氣混淪旁薄於覆載之間天地
升降飛翬先寒而閉蟄蟲皆閉蟻先潦而徙而一物之微先見其幾如蟄如蟄如蟄
如鐘如交如蟄如蟄如蟄而一物之微先見其幾如蟄如蟄如蟄
陽大為律如蟄如蟄如蟄六為呂今專言律為陽可乎或曰律呂固有十二
風何所以動如蟄如蟄如蟄則屬陽矣氣不動何能以能飛或又曰
陰所累而為如蟄如蟄如蟄剛之象也陰在內陽不得入則周旋不捨而
為風也如蟄如蟄如蟄之象也以卦言之則陽而陰以氣言之則陰
陽盛也如蟄如蟄如蟄如印券符綸無毫釐之差物見其幾而陰陽何也問
其理如蟄如蟄如蟄通天地一氣同流而無間者也答言氣類相感乃自然
陰陽之氣此言一氣向也答曰以陽持言之則陰陽二氣也
以流衍言之則陰生陽之生陰無間可容息一氣而已又天
地間推有一氣息則一物且然而况聖人備萬物於一身此下言聖
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聖人備萬物於一身此下言聖
四方之宇古往今來之宙天地間謂之宇宙上下四聚散修

舒吉凶哀樂物以巧猶疾痛痾痒之於吾身觸之即竟干之
即知以萬物皆備清明正躬清明正躬則欲隨而不志氣如神
嚙之睿德將至睿德將至則欲隨而不志氣如神
福道至善以前知國事將興必先有稔祥國家將亡必先有
句見清明在躬則四仰而觀之象天象地感德星得星是
捨在矢二星皆皆吾心之發見也在天象外俯而觀之
泉瑞石瑞石川沸木鳴亦吾心之發見也
善為進方功義焉此方也
少奇耦此善也善四善四為九為九為九為九
陰於於身一七一七為九為九為九為九
水未灼之前燔燔三易已彰同上三易三易三易三易
操之前燔燔三易已彰同上三易三易三易三易

旧者既得矣是北之吉乃吾心之吉此誠是易之變乃吾
心之變易言以混融交徹泯然无际聖人以能知敗甲朽株云乎
哉誠聖謂不重邪拂龜布書已為煩矣厭字說况區一推步
聖人觀之儀胡聖拂龜布書已為煩矣厭字說况區一推步
揣摩之煩耶其向抱一揣摩之煩耶其向抱一
之理卦數事以見聖人不可變揣摩之煩耶其向抱一
矣曰卜不習吉而已謂也書大禹初筮吉三瀆二則不告一
吉之外无他語也謂也書大禹初筮吉三瀆二則不告一
象從筮從而已從之象從筮從而已從之
於武王之誓矣曰熒黃協朕卜而已於武王之誓矣曰熒黃協朕卜而已
之外无他語也謂也書大禹初筮吉三瀆二則不告一
水西惟浴食而已謂也書大禹初筮吉三瀆二則不告一
水西惟浴食而已謂也書大禹初筮吉三瀆二則不告一

也食謂墨一食之外無他語也發明主意聖人推步揣摩之
北之食謂墨一食之外無他語也發明主意聖人推步揣摩之
頻不暇後世始求吉凶於心外謂也書大禹初筮吉三瀆二則不告一
說愈鑿說愈鑿而驗愈疎謂也書大禹初筮吉三瀆二則不告一
以瞽史之習謂也書大禹初筮吉三瀆二則不告一
現則於妖矣千蹊百徑謂也書大禹初筮吉三瀆二則不告一
驗失之於心而求之於事謂也書大禹初筮吉三瀆二則不告一
故拙左氏之所載是已謂也書大禹初筮吉三瀆二則不告一
發奇中動心駭目謂也書大禹初筮吉三瀆二則不告一
發奇中動心駭目謂也書大禹初筮吉三瀆二則不告一
之發奇中動心駭目謂也書大禹初筮吉三瀆二則不告一
間春秋起魯隱公於哀其驗者纔數十事耳謂也書大禹初筮吉三瀆二則不告一
數止是數十事者聚於左氏之書則多散於二百四十二年之
年之間則希闕寂寞絕無而僅有也謂也書大禹初筮吉三瀆二則不告一

驗不傳於書者吾意不啻什伯千萬於此也謂左氏二年於
其有驗者而載之其不驗者必多皆不載謂左氏之所載彼
也此等所謂在載之其不驗者必多皆不載謂左氏之所載彼
善於此此謂善於此則有孟子曰如穆姜者蓋子服惠伯之屬
此三條所謂猶庶幾焉庶幾謂近於穆姜者蓋子服惠伯之屬
救其於東也言始往而遇之於穆姜者蓋子服惠伯之屬
此無其出也言始往而遇之於穆姜者蓋子服惠伯之屬
此止弗得也言始往而遇之於穆姜者蓋子服惠伯之屬
可代晉公出矣此穆姜之論為近也當此蓋晉之樂也
未肯用之公在矣此穆姜之論為近也當此蓋晉之樂也
當加惠於魯大夫也言始往而遇之於穆姜者蓋子服惠伯之屬
服之惠其交也言始往而遇之於穆姜者蓋子服惠伯之屬
神惠之日忠信之事則可惠伯然必為近也當此蓋晉之樂也
黃裳元吉三信德之事則可惠伯然必為近也當此蓋晉之樂也
聖人之卜筮職也言始往而遇之於穆姜者蓋子服惠伯之屬
於瞽史之說如穆姜不謂得之荀登不倚桑林近之矣聖人

之不信瞽史是真信著龜者也信而心是心之外豈復有
所謂著龜者邪收照噫桑林之見矣也
為僕句之應僭也僕句龜名也初會僭見於小
昭公出奔藏昭伯從會果以信與僭昭公出奔藏昭伯從會果以信與僭
諫得立為城氏後故斷之曰僭也諫得立為城氏後故斷之曰僭也
氏之神晉平公有疾卜者曰實沈臺駘之崇妖也氏之神晉平公有疾卜者曰實沈臺駘之崇妖也
何神問於子產子產曰聖言二神之本未見彼著龜之中曷嘗
言二神不能與晉君崇故以此斷之曰妖也彼著龜之中曷嘗
真有是耶安有為妄者見其妄
僭者見其僭僭者見其僭
皆心之所自發見
耳終始以此字貫穿著龜者心之影也
也曲也
其影曲其形變者其影也夫豈影之罪哉其影曲其形變者其影也夫豈影之罪哉
者亦豈著龜之罪哉

曹劌諫觀社

莊公二十二年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云之君幸教書之而不法後嗣何觀其其扶特公公議之功甚大

春秋之時王綱解紐五綱網之綱也言王者周官二百六十周

作周禮以六卿法夫地四時成曠其職不事其事

其屬皆六十惟史官僅不失其守耳亦各有因史此言春秋時惟史官

惟能不曹劌諫曹莊公曰君舉必書則史官古書之書而不

法如觀社之節幸動非社後嗣何觀何所觀作乎當是時人

君之言動史官未有不書者見得惟史官為君者視以為當

然而不怒君不怒史為史者視以為當然而不疑史官不疑

而直此三代之遺直也尚直道而其後管仲之戒齊威

也七作公曰作而不記言設法非盛德也非盛德也

管仲之所言雖是而已作而不記之端矣又其

後周王之私犒晉使也成公二年晉侯使華朔獻齊捷于周

而厚曰非禮也言晉之勿籍且成史官周王之所

舉已非而且顯然戒史官以勿籍矣視管仲之然一時之史

官轉識也守其職不以公議雖廢於上而猶明於下

公試是一篇以崔子之弑齊君齊崔杼弑其君

史書直書其惡殺三人而書者踵至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

死者二人其惡殺三人而書者踵至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

缺鉞有弊以言筆鋒益強以筆威加一國其君殺太史

仁而莫能增損汗簡之半辭人以竹簡為善籍云行簡

終使君臣之分天高地下再明於世君臣取為不義而猶

知畏史是果誰之功哉臣之嗚呼文武周公之澤既竭春

而謂仲尼之聖未生孔子以前數百年間
中國所以不淪於夷狄者皆史官扶持之力也
相賊而味谷餞日之後
於夷狄之前
谷賓日之前
夜晦宜
猶春秋
秋之時
震
出乎
也
簡編失實
秋以示萬世將何此

無車則治交不能御
無城則墨翟不能守
無弓則后羿不能射
無矢則羿不能射
無城則墨翟不能守
無弓則后羿不能射
無矢則羿不能射

漢書先生博議句解卷之六

精選東萊先生博議句解卷之七

晉殺其世子申生

日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巴士為與羣公子謀殺
 氏之二子二十四年晉士六使羣公子殺趙氏
 八年初晉獻公烝於齊姜生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
 戎犬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得驪
 姬歸生奚夷其姊生卓子驪姬嬖於公立其子驪
 梁五與東閔嬖五使言於公云一晉侯說之石
 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推二姬之子在
 晉所都邑名二五卒與驪姬謀羣公子而申生自
 公元年晉侯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以城敗申
 城而位以御先為之極又為得立口信公四年
 晉獻公以驪姬為夫人將立奚齊驪姬謂太子曰君
 齊姜必陳祭之太子祭于曲沃驪姬謂太子曰君
 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也費與大
 與小臣小臣亦斃溼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
 殺其傅杜原款太子縊于新城驪姬遂諸二公子曰
 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五年初晉侯使士為

一公子子等亦痛与屈不慎實就為公使諒之士為難者
而對口无变而感憂必離与无戎而賊難必保
難之保也
何與焉
公尺之賊感莊之族是有以開其隙也

晉殺其出子申生就殺之士為殺之也此是王意蓋推原也

殺申生者實驪姬之譖謂中生置士為何與焉謂士為開

其隙此言也開其隙謂士為殺申生驪姬乘其隙也謂驪姬

出於威莊者謂威莊始封于曲沃其尊者固不待言

其卑者猶獻公之從父昆弟也出於威莊者是獻

士為逢獻公之惡逢迎也獻公初庶威莊之

反覆詭詐陷之於死地謂見本使獻公

屠其宗族昆弟如刈草管謂也略無慘怛不忍之意

其於宗族昆弟之間既如此其宗族昆弟何獨難於

其子乎推此心以殺申此所以來驪姬之譖也驪姬所以敢

對伯夷者不敢論賄賂伯夷不為國而逃至請者也對比干

者不敢論阿諛比干諫紂而外至者也阿諛雖難雖難謂得

苟非君見獻公之殘忍亦豈敢一日遽譖其一二哉謂殺申

生之不得立謂本意也愛痛恨之不可城謂本意也終日焦

然憂晉之禍謂本意也愛之誠是也抑不知造是禍者果誰乎

之術也謂本意也驪姬之譖謂本意也即襲吾前日諸公子

吾前日城聚之術也謂本意也見本意也

彼烏得而和之謂本意也使我不先之彼烏得而繼之

之術也謂本意也見本意也

之者士為也是故開敵公殘忍之心者士為也教驪姬離間之
術者亦士為也驪姬離間之術也已開則不可復
閉已教則不可復悔昔國之禍是故復時復悔也授賊以刃
而禁其殺人前日驪姬之教也使一法吏殺是獄情也亦必首士為而從驪姬也若人
有重者有後者善善者吾嘗考晉國之本末前段已斷士為之
繼之又知開禍端者非獨士為其所從來遠矣下文詳晉穆
侯之二子長則文侯姑而威叔其季也各成師始別而自成
叔以來視文侯之子孫不啻寇讎視之不止如必鋤其根而
奪其國者威叔非伯武公殺戮文侯不過欲啓子孫之業耳
其意欲奪宗國子孫殊不知殺文侯之子孫是殺吾之子孫也
之罪武公吾私其子而殺其昆弟文侯之子孫則武公之

則吾之子亦私其子而殺其昆弟矣威莊之子孫即獻公之
亦為子而殺文侯之子孫故獻公然則威莊之族雖曰獻公殺
之其實威莊殺之也良也獻公君且威莊以來珍威文威莊
親其子而讎昆弟昆弟指文侯之子孫於一族之中分親與讎誰以吾子
重者又於諸子之中分親與讎生以奚齊為讎以申可謂私之
私矣其於威莊私日勝則心日狹人之私則當威莊珍
滅文侯子孫之時用心之私其心必謂是害既除則吾子孫
可以享無窮之利也吾兄弟以豈自料害其子孫者乃吾
子孫邪不其也當獻公珍滅威莊子孫之時用其心之私
其心必謂是害既除則申生可以享無窮之安也以吾兄弟
申生自料害申生者乃吾身邪人判後日嗚呼私生於愛

而善愛者莫如私奴一私字對出无窮試論謂初愛其子天
下未嘗有私而能愛者也斷斷公以私心而自殺其子
如雖至於盡滅威莊之族以除其偏偏善也所以殺兄弟
之亦至矣物行其類曾未開時也雙於驪姬移其愛於
奚齊接愛申生之類其為奚齊而殺申生即為申生而殺威
莊之疾者也前日一私心向之愛申生之心果何所在邪
如善愛者莫申生之愛既可移於奚齊則異時奚齊之愛亦可
移而之他矣亦聖論之也此精不惟昔之愛申生者不可保
齊故也今之愛奚齊者亦未可保矣似有可愛之人然則徇
私者豈能真有所愛哉出能愛者果出於真則
必不可移矣愛之具者人心之林回弃千金之璧負赤子而
之事出於日彼天性之愛如林回之愛赤子乃

也豈外物所能移邪所以千金之璧可棄而赤子不可棄
非真情其愛之一念之中識天性之愛則本根枝
葉祖宗吾之本根與生俱生而不可離皆性中之真愛者何
憂乎士為謀以威感莊之族矣何憂乎驪姬哉不信其謀以
殺車生矣

齊侯救邢封衛

齊侯救邢封衛閔公元年秋入伐邢僖公元元年諸侯救邢二人
齊侯救邢封衛齊威公為衛王坐視邢僖之滅亡至二十一年之後
而始救之者蓋霸者之心喜於得各故養其亂所以

王者之所憂霸者之所喜也愛喜二字便見上霸用心不同王者憂名霸者
喜名三句是一篇主意名胡為而可憂邪此下說王不經祭

之暴民不知有湯樂暴而勝故之名始著不經紂之惡民不知有武紂惡而武王伐之名始彰使湯武幸而居唐虞之時唐虞時無害可除無害可除之害無功可見無功可見之罪與斯民相忘於無事與斯民相忘於無事之域無名則聖人之志願得矣功因亂而立功因亂而立亂而後有名因功而生夫豈吾本心邪夫豈吾本心邪所以是故雲霓之望雲霓之望非湯之盛也非湯之盛也湯不欲乃湯之不幸也湯不欲乃湯之不幸也壺漿之迎壺漿之迎非武王之不幸也非武王之不幸也壺漿以迎壺漿以迎非武王之盛也非武王之盛也乃武王之不幸也乃武王之不幸也霸者之心異是矣霸者之心異是矣王者恐天下之有亂王者恐天下之有亂幸不幸不霸者恐天下之無亂霸者恐天下之無亂亂不極則功不大亂不極則功不大而功因亂功不大則名不高而功因亂功不大則名不高將張其功必養其亂將張其功必養其亂亂字以誅者亂字以誅者殺之心殺之心狄以閔之元年伐

邢見李其後二年而齊始遷邢于夷儀邢見李其後二年而齊始遷邢于夷儀年滅衛年滅衛其後二年而齊始封衛于楚丘年滅衛其後二年而齊始封衛于楚丘恤一國必在於二年之後者何也恤一國必在於二年之後者何也所以養其亂也所以養其亂也齊威之罪齊威之心齊威之罪齊威之心以為當一國之始受兵以為當一國之始受兵吾亟攘戎狄而却之吾亟攘戎狄而却之則亦諸侯救災恤鄰之常耳則亦諸侯救災恤鄰之常耳其迹必不甚奇其事必不甚傳其恩必不甚深其迹必不甚奇其事必不甚傳其恩必不甚深後食之則其食美膾後食之則其食美膾先渴而後飲之則其飲甘先渴而後飲之則其飲甘已傾已傾暑戮已酷暑戮已酷流亡已衆流亡已衆徐起而收之徐起而收之披於危蹙顛頓之中披於危蹙顛頓之中置於豐樂平泰之地置於豐樂平泰之地是邢衛之君無國而有國是邢衛之君無國而有國而復存邢衛之民而復存邢衛之民

無身而有身也身已死而復生深仁重施如此則齊威王始將浚九

淵而輕九鼎矣淺言深對輕與重對言仁深而九淵見列子莊子云

初九名在鼎禹故其功名震越光耀應前功之高赫然為五霸

首孟子曰春秋而齊威始伯向使絕之於萌芽而遽救之則名

矣得如是之著邪則齊威安得此盛名也嗚呼此下深責

之亂邪衛之難曰君曰卿曰士曰民九貴無肝腦塗中原

膏液潤野草言被殺苟仁人視之奔走劫救不能一朝居也

輒持今齊威徒欲成區區之名安視其死至於

二年之久何其忍邪用此異矣長人之亂而欲張吾之惠多

流之虛而欲明吾之勲文字中有此等是以萬人之命而易

身之名也辨此一不察此且誠何心哉不仁人乍見孺子將

入於井結其存理也怵惕測隱之心不期而生此个故也

卷之七

人之真心也故曰正真心一發森不可禦自然之心豈暇

計其餘哉非為內交要善有人於此承上文入謂彼未入於

井而全之其功淺既入於井而全之其功深正如齊威坐縮

手旁觀俟其既墜乃寒裳濡足而救之正如齊威救之二國則

其父母必以為再生之恩謂謂之交於鄉鄰必以為

過人之行因孟子所謂義槩凜凜二傾動閭里正如齊威

光回視前日未入井以救之者無再生鄉鄰

不稱無過人若大不侔此語然則為孺子計者孺子以寧

遇前一人邪未入井寧遇後一人邪都入井而救意此王

之辨也結吾臆且王

管仲言宴安

管仲言宴安管仲言於齊侯曰我欲對復不可

暇也諸夏親不可矣也宴安耽毒不可哀也云云

世間人死於毒者少死於宴安者多

以言警世者不可為駭世之論

立論警世者不可為駭世之論

登西人死不可懷也

反離裂肝腐腸

德性其禍豈遽至如是之烈哉

之心言警世者而不免於駭世之病歟

則世俗愈見驚駭而不可信矣

死於宴安者天下皆是也

古今天下無物可譬

但知惡毒可畏故警世借此以地之於車

賜羊腸山名其險能賊人車而莫不仁於康

水之於舟

溪澗

玩平則覆也

之死於宴安

人所以不知畏者特習之而不察耳

端居之暇

志氣衰

虛弄者誰欲

他備忘患而尚於福者誰欲

之根皆宴安之為也

是宴安者衆惡之門

出入者以愚出化賢而愚以明入者以昏出化明而昏
出入者以剛入者以懦出化剛而懦以柔入者以汚出化柔而汚
出入者以剛入者以懦出化剛而懦以柔入者以汚出化柔而汚
出入者以剛入者以懦出化剛而懦以柔入者以汚出化柔而汚
出入者以剛入者以懦出化剛而懦以柔入者以汚出化柔而汚
出入者以剛入者以懦出化剛而懦以柔入者以汚出化柔而汚
出入者以剛入者以懦出化剛而懦以柔入者以汚出化柔而汚
出入者以剛入者以懦出化剛而懦以柔入者以汚出化柔而汚
出入者以剛入者以懦出化剛而懦以柔入者以汚出化柔而汚
出入者以剛入者以懦出化剛而懦以柔入者以汚出化柔而汚

然則善擇宴安者誰如君子哉此言君子之安也
齊仲孫叔觀政齊仲孫叔觀政

齊仲孫叔觀政齊仲孫叔觀政

觀政在朝觀政在朝俗在野俗在野此昔之善規人之

未嘗不先其野而後其朝也未嘗不先其野而後其朝也

入單父之野而見弃魚之俗入單父之野而見弃魚之俗

則已知子賤之政矣夜寐者從不致其足入

中牟之野而見馴雉之俗後漢魯恭為中牟令郡國無傷

謂其德之恭也行不至阡陌坐桑下有雉止其旁二有童兒

曰何不捕之兒言作方將計親翼然起曰所以來者察君

之政也耳今虫不入境一異也化及則已知魯恭之政矣此

二異足以見魯恭之善政也引彼所以一見其俗彼謂聖馬

此二事者以明魯恭之善政也引彼所以一見其俗其說

憑許二人之賢魯恭不復考察其政者殆有說也在下

蓋善政未必能移薄俗以見政之美俗猶足以救惡政俗之

醜謂自武而成自成而張周自成王有天下歷三出而利口

未殄康王命畢公曰商俗康自高而惠自惠而文漢自高祖

文惠帝歷三出而評語猶存實謂上文帝書曰秦俗日敗

而評以政移俗其難如此此引此二事謂周漢金育善以商之

善數百年而為宋謂中肅云孔子曰吾季殺以竟之儉餘千

年而為晉唐國風蟋蟀序曰此晉也而謂之唐今實流風道

俗扶持之力也引此二事謂宋晉未必有善彼胡國之興亡

者不占諸風俗尚誰占邪繼入主意引上本齊仲孫湫之對

齊侯曰仲孫湫齊大夫魯秉周禮秉字也周禮周未可動也

言魯秉周禮而振本湫之所謂秉周禮者果誰欤問閔公魚君

也閔公方即哀姜君母也哀姜唯公慶父大臣也慶父格公

之弟閔公生甫八年固未識所謂周禮知周禮若哀姜則弃

位而廢弃夫人之若慶父則弑逆之賊子般凡周禮之未

禁舉犯之矣罪莫大焉觀魯之朝在朝三綱淪君臣父子

殺九法戮皆大罪指何物以為周禮邪禮皆無其人矣

吾是以知湫之觀魯不觀其政而觀其俗也攝魯自周公

伯禽以來伯禽周公之風化變洽此下言周公伯禽其民耳

濡目染者此風化也心安体習言身所安習皆風化也無適而非周禮者周禮於書講於泮宮平時享禮之所流於洙泗禮也孔子居於洙泗之間披於弦歌聲樂之所奏形於冠服制亦非周禮也郁之乎其文也華之盛洋之乎其聲也并之乎其條也條理如并田雖經良姜慶父之難能易其主而不能易其禮子般可繼而能奪其權而不能奪其位舉魯國之俗皆秉周禮言魯人秉其為惡者獨哀姜慶父二人耳言君臣弁周禮者少舉一國之美俗豈二三人之惡所能遽移乎言言不可謂善規國矣發不周公伯禽培其風俗於數百年之前以周出培而其效見於數百年之後至閔公之時其規摹遠矣哉公伯禽周子孫之不能常賢也必有國之不能

常安也必有法之不能常存也必有政之不能常善也必有固也必有雖聖人亦末如之何也必有是數者既末如之何獨有養其禮義之風俗以遺後人此聖人可容力者使衰亂之時猶可恃之以復振如閔公時有四鄰望之而不敢謀如齊故因亂用其慮後世亦深矣如魯深故世之弊精神於簿書期會後世治國者但視風俗為迂闊者未信養風果足以知此哉規摹之遠魯之風俗况存魯公既壞之餘盛矣結尾轉責苟魯之嗣君當間暇時先毒因已成風俗俗加以政事因其美俗其治孰能禦之邪其效救已壞之政甚難固已成之俗甚易有美俗今風俗尚能救政事之言魯之是風俗不負魯而魯負其風俗也夫

晋里克

閔公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蒯
 也夫帥師事行謂之軍非太子之也故君之謂
 簡不可帥師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
 以臨民授之以軍統不共是謂何故密乎且子
 孝先也日德通於天地不責人則免於難也
 之曰必於甲生既而驪姬皆優施曰君悅許我殺太
 子而立奚齊矣吾從之飲酒驪姬許諾乃具便服
 羊之享吾以從之飲酒驪姬許諾乃具便服
 於酒中飲便施口眼之毒吾不加之身與人皆
 其母乃大其子為君可不未死乎向未死乎
 夜半召便施曰曩有言殺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
 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許諾將成矣里克曰吾
 君而殺太子吾不忍通彼故交吾不敗中位免也
 便施曰免里克許諾
 不朝三日乃難乃
 里克曰告父以惡告子以善告父以善告子以惡
 善猶以中而立為
 善猶以中而立為

必不善於邪正之間蓋甲子克仇也父了之
 間當兩全而不知邪正之間不當兩立也

天下之理兩不可相无則不得不合

不得不爭正邪父子之出於天性

不可相死者也

不可相有者也

間者謂之智

依違於兩間者謂之姦

立之如

然則有兩者之間

指何地而為兩者之間哉

未嘗偏助一載之氣

則若驕子惟恐有毫髮之忤

則若驕子惟恐有毫髮之忤

視雍疽則若讎敵惟恐有毫髮之存法如邪正之是共前怯

而後勇也怯於平五賊疾變則術變也術而不知變也况

常國之危難之時語事其可一其術而不知前後之變

邪克是知一乎父子之間合和而使之兩全當用醫者

術柔者可能也能合則立乎邪正之間別白而使之一勝

常用醫者治剛者可能也能別白然用其柔於邪正之間

當剛則懦而召姦如里克用其剛於父子之間當柔則

而生禍後世諫竊太子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不可不審何

里克之工於前而拙於後也一篇主在此晉太子中生之將廢

也入本獻公先遣之伐東山後東山里克進而見公則

告以君之嗣適不可師音的告父以慈欲其子告子

退見太子則戒以子懼不孝見題

以孝其父生其處父子之間可謂至矣此言甲克其後

姬殺生之謀已成博元而未發使優施以言動之見

曰秉君而殺太子里克言若助驪姬則吾不忍我

通復故交生則以通此意以告之吾不敢我不中立

其免乎中立而無所始无所憚而難作矣驪姬不復

申生是克知父子之間當兩全此工於而不知邪正之間

不當兩立也此則於後也兩刃之下人不容足以

其傷兩虎之鬪不容驪姬申生之際兩刃

夫豈中立之地哉中立之蓋克之為人其長於柔

而短於剛前用其柔故能從容彌縫於无事之時其

其父而不能奮發感慨於有事之日其前遇

精選東萊先生博議句解卷之八

衛懿公好鶴

懿公二年狄人伐衛懿公好鶴二有乘軒者將戰曰人投甲者皆曰使鶴二實有餘位余馬

其困无異於懿公之為焉哉

衛懿公以鶴亡其國懿公好鶴及狄人之難玩一禽之微

而失一國之心懿公好鶴及狄人之難未嘗不掩卷而竊笑者博左

誰不吾以為懿公未易輕也懿公好鶴及狄人之難世徒見丹其顛素其羽博左

白羽二足而六翮者謂之鶴耳懿公好鶴及狄人之難抑不知浮華之士

高目標致而實無所有者懿公好鶴及狄人之難外貌雖人具人其中

亦何以異於鶴哉懿公好鶴及狄人之難稷下之盛列第相望

弊所用非所養非平時所用之人所養非所用平日所養之人
使親者處其安親者謂平而使疎者處其危則疎者怒而
貴者受其利貴者謂平而使賤者受其害則賤者怒而未有
不蹈懿公之禍者也所養之人無異懿公之禍抑吾又有所
深感焉結尾就鶴鶴之為禽鶴非載於易易中李雜出於騷騷人墨客之詠李
播於詩詩小雅鶴鳴于天鶴鳴于雜出於騷騷人墨客之詠李
其為人之所貴重非凡禽匹也人于不貴重者懿公棄之以
軒之車也而舉國疾之於是可貴重之視如鴟梟然鴟梟如
豈人之憎愛遽變於前邪設問前日人同愛之罪在於處
非其據而已也斷云懿公不合以大夫之車而棄之以鶴之素
為人所貴一非其據已為人疾惡如此轉生苟他禽而處非
其據他禽謂素不為人所貴則人疾惡之者復如何邪想人

從公之鶴矣吾於是乎有感居以首

齊寺人貂滿師

齊公二年齊寺人貂滿師于多
主意管仲進說之貂滿師于多
許其參用小人管仲參用小人
小人能奉君之小人能奉君之
使樂而不敢使樂而不敢
聲而不取聲而不取

管仲始進說於威公此言盤遊縱佚之屬皆曰不害霸此
仲以其深戒痛絕以為害霸者獨參用小人而已禁其君
歸於君其深戒痛絕以為害霸者獨參用小人而已禁其君
人此管仲欲以排仲之意謂有抑必有揚揚謂禁小人
操必有縱操必有縱故其得政之始首与齊威約威約舉
一國之樂皆歸君一國之樂皆歸君

人曰取我與君以樂君與我以權以是樂而市是權也兩相
害也我與君以樂君與我以權以是樂而市是權也兩相
貿易之交易自今日以後仲奇進苦言以阻威公之樂邪則
仲為負威公負以樂與威公苟用小人以侵仲之權邪則威
公為負管仲負以權與其所以得君專持權又成功偉者猛
道嘗西之言曰管仲得君而使其專也行乎國政如恃此約
也賴其以此也夫彼所謂寺人貂者寺人內官貂其苟崇臺榭
以奉遊觀有木盛狗馬以供侈聲色以娛以奉威公游宴
之樂是固仲所許也管仲素約今乃恃寵干政管仲素約
漏泄軍事威公嘗出萬于夕夕魚則政犯仲之約矣管仲素約
小人而威為仲者蓋賢威公以素約設疑謂管仲何尸貂
於軍門可也管仲素約顧乃隱忍坐視而不爭者
仲不與仲不與始必有說矣其說亦者萃其未竟歟乎而甘敗者

國暴也假齊者以喻仲其本然局倒極空秤查以成暴其大
敗塗地爭猶不止則暴之下者耳不能暴者也仲國暴也仲
知難而止乎所以忍下使持舌弊力屈古戰謂
然後始肯愛不勝之地警如暴亦何以管仲為哉
與管仲矣仲始與威公約既以侯樂與公矣起資人君之
樂者君子乎小人乎必用小人始名曰侯樂未有不資小人
者既欲侯樂名曰小人未有不貪權勢者必用小人已許其
縱侯樂而禁其近小人是授人以田而奪其耒耜也無小人
則元未相已容其近小人而禁其奪吾權是與盜者同
更而惡其攘竊也與盜者同盜者必至盜吾之貨也世寧有是
理邪發意仲急於功利只怕亟欲得齊國之柄仲心不

長顧却慮而為是約初立約時不至漏師多魚之時固已

默然陰悔初約之謬矣發明到骨失之於初初約而不能

救之於後發育小人之弊此仲所以吞聲而不敢較也仲自知必不

勝若他人居仲之地之下若必不度事勢而爭之空和爭尤

此雖使威公或勉聽其言而遂如假設然遂貂之後在公左

右者必擁腫鞅掌然後可耳此與子與桑楚篇云擁腫威公左

右誠皆擁腫鞅掌之徒如此則本意則塊然宮中鬼然不無

以自適莫遂必反責管仲曰此約以爾所以許我者享為君之

樂也神劍一國之我所以與爾權者亦以易吾之樂也初約

歸於仲今吾迫蹙槁乾迫蹙則不留曾不得少真為君之

樂之左石之人无与俱耳日豈非爾欺我耶威公必心是則用

貂之初仲固可持左券而責威公之負約多費用小人遂貂之

後威公亦將持右券而責管仲之負約矣責其不遂已之失

如今人立約為一券以仲之隱忍而不爭者此也庭前隱忍

自貂始進言之威公所以敢用貂者以仲許之也既許其專

徒不可當是時仲為主而貂為客於管仲故也自貂變龍之

時變龍謂得威公所以未踈仲者以不害貂也得貂之

信管仲當是時貂為主而仲為客故也主客之勢又斯君

臣之歡借移而今親親主客之勢互變昔也

貂為仲所容管仲許也今也仲為貂所容不害貂故也方且取

容之不暇仲方且依貂曰逐之云乎使逐貂乎康仲

將死此事亦始明數貂之甚列於易牙開方之間管仲在

則不敢排擊以為保身之計取之將死則盡言不諱以

取知人之名盜匪各以其自為謀亦巧矣然卒開禍

亂之原後庶孽交爭國統殆絕天下之事

信非巧者所能辨也此無非其初立晚節末路至仲威公不能自定其

心其自期何如邪志其初立晚節末路至仲威公不能自定其

子皆丑也區區借仲屬之公宋襄為威公與仲威公

書至此未嘗不憐其衰而哀其窮也仲威公與仲威公

尚功利但為國富強之計五霸威公為盛宋伯與威公

尚其首而伯業諸子相屠多遇身死不殯以諸子爭立

流尸外焉禍且不能避其酷如此豈功利之敢望乎利反得

大是知王道之外無坦途如復坦途舉皆荆棘由於伯如

利反如齊威彼詆霸以功利者上何其借譽之深謂伯

死功利可得而用之乃足借与名書而天其實也

鄭孔叔申侯

齊方勤我奔德不祥四年齊伐楚盟于刀樓陳

若出於東方觀其於東夷防侮而歸其可也甲侯

於東方而盟不可用也齊侯見曰師老矣若出

也故翻之成其賜邑諸諸伯曰美城其賜邑

齊人伐鄭殺申侯以說也

齊且用陳齊侯之諸也

俗之論始未可信也未說小人

為世俗之說者曰此下未徇時者通下無往不海怍時者窮

若無時而能行天下堯舜而我獨共無往不海怍時者窮

有放殛之禍此作時為世而得禍者舜流天下桀紂而我獨

湯文成湯文王為善是以有幽繫之禍此作時為善而得禍

囚文王於桀紂之時世之不利為善如湯文王是猶治世之不利為惡也

一曰之類是此子欲為善於亂世只言亂世不直為善蓋先

自省為善者何不能傲炎荒而輕見甜乎髮也甜梳手足也

益之善者能甘受炎荒而親砥質乎刀也甜梳人之具

能甘受刑誅乎如曰未能蓋亦隨時上下以微

寵身哉是說之行此格此風靡波蕩十

人而九矣狗好者多噫是果何道以排之乎言有向道可以

春秋之時繞偽蓋起之時也詐偽如蜂之起徇時而生者吾

見其人矣仲藩崇是忤時而死者吾見其人矣治伯宗是祭

仲藩崇之顛崇仲藩是公高渠所公而納房公又逐房公

依違而不討於是齊哀公會子盛高渠弼而殺之祭仲拒之

商臣之師成王殺廢商臣而止王子戕商臣謝於藩崇為楚於子

洩冶伯宗之戮辱洩冶陳大夫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淫於

治而公非禁此也治之忤時而死也伯宗晉大夫為二鄰所

皆世俗所指以藉口者也此格此蓋嘗

以齊楚爭鄭之際觀之轉入主意齊伯楚鄭伯之臣謂孔

侯終始主齊不變其說者孔叔也謂伯欲殺楚而孔叔正不可

反覆趨利且齊日楚者申侯也申侯有楚楚文王

格之以世俗之說格尤資則孔叔

之樸固膠滯不融始難免乎今之世其時如此申侯持詭譎

之術於反核遇流偽之時正當春秋所謂弄之春稼

之秋也申侯之時然孔叔卒無繼亦之禍則世

時者窮之而申侯反以殺其身則世俗尚時者則世俗之說
果可盡信耶發明主意以附丁傳者皆貴於哀帝之朝又引
太后家也而朱博以丁傳敗傳太后哀帝之祖母也欲求其
知太后素怨喜疑博玄承旨詔宣推問宣等好奏博執左
請召博上恩以結信貴威獻符命者皆侯於王莽之世亦莽
外戚勢持命而劉棻以符命誅莽莽既篡位獻符命者皆封侯
之益而亂天命宜絕其原莽亦獻之莽使博並發給執豐及
其言皆賤豐自殺尋隨方士入華山餘餘捕得符連劉棻
死皆死首之君子介然自守忤時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子
朱博不為窮通得喪變其所守蓋知此理者如嗚呼此下
人志表出由者小人失志之時也亂世者小人得志之時也
此才世道不知事有大謬不然者轉說小人遇俗世適以金
修之小人之在治世片言犯義則鑄至跬步觸法

卷之六

則譴責來不得其其舍毒蓄險舍善人之毒鬱不得吐有
而無信乎其不得志也應前文然抑其惡所以全其身得志
而亦愛小人者孰有加於治世乎不可謂嚴師之箠楚以警
受君子慈母之呵叱君子之譴責吾見其息而不見其難也
之譴譙慈母之呵叱君子之譴責吾見其息而不見其難也
小令以君子之恩亂世則反是矣小人得貪大者家亦大貪
之甚其詐高者位亦高許角之謀慧謹畫畫小人成黨竟
家論詐高者位亦高許角之謀慧謹畫小人成黨竟
為惡國之事不充覆宗絕祀不止也一時身成成終終有
餌焉以馨其鈞而為所誘而吞焉有錦焉以華其阱如以文
母以遇亂世為幸哉其為小人

齊伐楚

齊伐楚 僖公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帥侵蔡遂伐楚
子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德吾地也何故管仲對

日尔良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縮酒寡人是微
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
之罪也問不共給昭王
之不復若其敢諸水濱

自意言君子給小人之罪不可少有增加如齊威
但責楚不共貢則楚知罪矣必以昭王不復之
責之所以召楚之侮也吉尾言楚極高
王其罪莫大而齊不知責之說論極高

其小人之惡者寬小人之惡者也如齊本欲多楚
之罪反以薄之小人之懷惡負罪者

罪者薄小人之罪者也如齊本欲多楚
之罪反以薄之小人之懷惡負罪者

其心未嘗一日安也小人自
罪惡一旦為人所發子思

情得計露得其真情何辭之敢爭何敢飾
辭而爭其所以旅拒不

服者此句情形楚人非小人之罪也治小人者疾之太過疾小人之
惡太過求之太深求小人之
罪太深謂正

指其罪惡但指小
本犯罪惡未足以深陷小人其惡未甚
其罪不多由是於本

惡之外復增其惡以其之應起頭甚
小人之惡於本罪之外復增其罪

以多之應起頭多
小人之罪小人方患无以自解也无辭以自
解其罪惡日夜辛

吾一言之誤一字之差証致君子
罪惡將常乘隙以破吾之說間隙有

可東以破今吾乃
君予之說故為盜毀无實之辭毀之過當則
其罪無不使彼得

以藉口藉此以
不報之辭是遺小人以自解之資也自解無
與前无以彼之

日尔良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縮酒寡人是微
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
之罪也問不共給昭王
之不復若其敢諸水濱

自意言君子給小人之罪不可少有增加如齊威
但責楚不共貢則楚知罪矣必以昭王不復之
責之所以召楚之侮也吉尾言楚極高
王其罪莫大而齊不知責之說論極高

其小人之惡者寬小人之惡者也如齊本欲多楚
之罪反以薄之小人之懷惡負罪者

罪者薄小人之罪者也如齊本欲多楚
之罪反以薄之小人之懷惡負罪者

其心未嘗一日安也小人自
罪惡一旦為人所發子思

情得計露得其真情何辭之敢爭何敢飾
辭而爭其所以旅拒不

服者此句情形楚人非小人之罪也治小人者疾之太過疾小人之
惡太過求之太深求小人之
罪太深謂正

指其罪惡但指小
本犯罪惡未足以深陷小人其惡未甚
其罪不多由是於本

惡之外復增其惡以其之應起頭甚
小人之惡於本罪之外復增其罪

以多之應起頭多
小人之罪小人方患无以自解也无辭以自
解其罪惡日夜辛

吾一言之誤一字之差証致君子
罪惡將常乘隙以破吾之說間隙有

可東以破今吾乃
君予之說故為盜毀无實之辭毀之過當則
其罪無不使彼得

以藉口藉此以
不報之辭是遺小人以自解之資也自解無
與前无以彼之

罪為不足未足以其甚遂遠求昭王不復之事昭王受楚之罪

舟以借焉王渡後血至中欲美楚之罪此在楚境故以

吾出師之名大吾與兵以蓋浸察之私初音威與祭禮

忽茫昧難明不可考實其罪楚安肯坐受其責乎

罪此所以來水濱之侮也楚答言昭王崩死之外非我境

威公管仲苟止以包茅責楚再教而不加以昭王之詞不加

黜則言出而楚服矣黜言而楚尚何待進師至陘而僅得

其請盟乎楚不服罪各侯惟師于以小人而謗君子謂之

誣君子無罪可指故以君子而增小人之罪亦謂之誣小人

誣小人借謗以誣之以君子而增小人之罪亦謂之誣小人

誣君子無罪可指故以君子而增小人之罪亦謂之誣小人

誣君子無罪可指故以君子而增小人之罪亦謂之誣小人

誣君子無罪可指故以君子而增小人之罪亦謂之誣小人

誣君子無罪可指故以君子而增小人之罪亦謂之誣小人

誣君子無罪可指故以君子而增小人之罪亦謂之誣小人

誣君子無罪可指故以君子而增小人之罪亦謂之誣小人

誣君子無罪可指故以君子而增小人之罪亦謂之誣小人

誣君子無罪可指故以君子而增小人之罪亦謂之誣小人

誣君子無罪可指故以君子而增小人之罪亦謂之誣小人

誣君子無罪可指故以君子而增小人之罪亦謂之誣小人

誣君子無罪可指故以君子而增小人之罪亦謂之誣小人

誣君子無罪可指故以君子而增小人之罪亦謂之誣小人

誣君子無罪可指故以君子而增小人之罪亦謂之誣小人

誣君子無罪可指故以君子而增小人之罪亦謂之誣小人

誣君子無罪可指故以君子而增小人之罪亦謂之誣小人

誣君子無罪可指故以君子而增小人之罪亦謂之誣小人

誣君子無罪可指故以君子而增小人之罪亦謂之誣小人

誣君子無罪可指故以君子而增小人之罪亦謂之誣小人

誣君子無罪可指故以君子而增小人之罪亦謂之誣小人

誣君子無罪可指故以君子而增小人之罪亦謂之誣小人

誣君子無罪可指故以君子而增小人之罪亦謂之誣小人

誣君子無罪可指故以君子而增小人之罪亦謂之誣小人

誣君子無罪可指故以君子而增小人之罪亦謂之誣小人

誣君子無罪可指故以君子而增小人之罪亦謂之誣小人

誣君子無罪可指故以君子而增小人之罪亦謂之誣小人

誣君子無罪可指故以君子而增小人之罪亦謂之誣小人

誣君子無罪可指故以君子而增小人之罪亦謂之誣小人

誣君子無罪可指故以君子而增小人之罪亦謂之誣小人

誣君子無罪可指故以君子而增小人之罪亦謂之誣小人

誣君子無罪可指故以君子而增小人之罪亦謂之誣小人

誣君子無罪可指故以君子而增小人之罪亦謂之誣小人

誣君子無罪可指故以君子而增小人之罪亦謂之誣小人

誣君子無罪可指故以君子而增小人之罪亦謂之誣小人

誣君子無罪可指故以君子而增小人之罪亦謂之誣小人

誣君子無罪可指故以君子而增小人之罪亦謂之誣小人

誣君子無罪可指故以君子而增小人之罪亦謂之誣小人

誣君子無罪可指故以君子而增小人之罪亦謂之誣小人

誣君子無罪可指故以君子而增小人之罪亦謂之誣小人

楚滅弦黃

楚威王二十二年黃自齊而南
是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也弦子持之而不
事楚也日自新及我九百里焉能善我楚滅黃
自楚齊黃向中國之心可為齊之報也

天下之禍恃人而不自戒者居其最
厚為人所恃而不能保者居其最
受禍固可責也所恃者不足恃而納人於禍
亦可責之尤者乎齊威公攘夷狄以尊中國
伯業之盛弦黃僻陋在夷此二國情與亦慕中國之義而自附
於齊而事齊恃齊忽楚齊威公攘夷狄以尊中國
以恃人忘備責之黃人自恃齊之助而不備
二國之所以忘備者主曰黃不取之民說深信中國以為可

卷之八十一

恃也持中國者終至於翦滅者豈非誤信中國而至此極乎
能保者深可責為中國者誤人於死地曾不自咎不以誤人
尚忍隨其後譏之言左氏不其美無愧而不知恥也下之辱
人之沈舟者恃舟師而不戒元二國恃中
水之滅亡國是人固有罪矣可責然岸傍之人罪之可也
猶敢罪之邪舟師罪之不可也
強也欲後喪也肆行莫之敢遏能制也
振廢而尊中國弦黃又奮然自按於蠻貊而從之一因年
中國四方諸侯皆將占弦黃之禍福以為進退此意新
是機也中國豈夷勝負之決也中國豈
使弦黃既附中國如此而社稷尊安人民豐阜

同而則皆歆豔豔上夫若國棄戎即華楚雖強楚強則皆歆豔而附中國者未有利楚強則皆歆豔而附中國者未有利楚強則皆歆豔

托吾國而無後憂托吾國而無後憂之不足恃之不足恃托吾國而無後憂托吾國而無後憂之不足恃之不足恃

論深小人從而仁義之道荒矣言此無人敢是皆以君子自
而附和其說此特名為君子則不然矣以君子自名者誠不足
名者之罪也若真君子則不然矣以君子自名者誠不足
恃矣又轉天下安可以此人之不足恃而遂疑此道之不便
恃邪則君子之謂以君子自名者此道將之覆軍者和謀古令為
多矣天下不疑兵書之難行用兵書者之罪也晉殺入者
相望古今為醫而天下不疑醫書之難田而醫書者之罪也
未有因罪其人而併罪其書者也萬古六經反坐
腐儒曲士輩而廢之邪後世不遂公吾子日口者之殺人而
面併罪其書因醫之殺反併罪其書也哉

精選東萊先生博議句解卷之八

精選東萊先生博議句解卷之八

楚文王寵申侯

楚文王寵申侯
楚文王十年殺申侯以說于齊初申侯有
而不可厭我死也必使行厥節出奔齊又有
自思愛其人必年知其惡知其惡知其惡
有如楚文王明知申侯專利不厭而猶先
愛而知其惡者此句出天下之至善也非
亦天下之至不善也楚文王意人情有所
有所蔽則有所愛之辨忘不蔽不忠卓然
知其惡於深愛之中知其惡者惟天下之至
至公者能之也故身何以反謂之大不善乎
知而近之不善之不善也明皇用李德宗之
於盧杞德宗用小人者也

小人同以小人致乱者也德宗用盧杞致致安海山之乱

彼善於此較其優劣則德宗猶愈焉德宗言曰盧杞忠

皆以盧杞為姦邪朕獨不覺其然德宗言曰盧杞忠

知其惡者也此有不知其惡而用之猶人情也人情字

若明皇則既知林甫之妬賢遂能明皇言反尊寵信任至

十九年之久謂之人情不可也是明皇不所人

意在於用姦而不恤其惡者明皇也故也明皇言

者其罪小又轉換數字欺人者其罪大欺用之德宗不過

為杞所欺耳此受是杞之罪大而德宗之罪小也德宗言

明皇洞視林甫之姦知其如如見肺肝照見是林甫本不

能欺明皇而明皇自用之明皇言

朝楚文之嬖申侯也猶明皇之嬖林甫也明皇言

林甫之妬賢嫉能楚文亦知申侯之專利不厭專欲

則終彼之身任之不替明皇言

寵之不衰楚文言二君之罪吾未知其孰輕孰重

也楚文言彼子文不知楚文之失楚文言

明所不知楚文言亦惑矣楚文言

惡不能去為大譏楚文言

公若曰善之楚文言

實惡其惡而不能去也楚文言

明皇之實惡其惡而不能去也楚文言

知其惡而猶愛之乎楚文言

明皇既知其惡而猶愛之乎楚文言

明皇既知其惡而猶愛之乎楚文言

與哭也貌之不可並者溫與喜也識愛其人必不知其惡知其惡必不愛其人之猶笑哭善惡異哉楚文明皇二君所為既知其惡又愛其人二者並處於會中獨何欤蓋有說也謂善有力惡亦有力論明高不見可欲而不亂者如論絕敵類者善力尚淺也以見善力尚淺不見可欲而不亂者如論安知其不亂也善力不足不見其姦而不怒者如論力尚淺也以其惡力尚淺他日見其姦安知其不怒也惡力不足見可欲而不亂如論則其心深入於善善之力已堅矣如論而不怒如論則其心深入於惡惡之力已堅矣如論一君知二臣之姦乃良知之猶未泯者孟子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至於知其姦而尚愛之見其姦是為惡所持其力既堅

雖良知不能奪也本心之明已吾故論而發之以為善惡深之驗論深

齊威公辭鄭太子華

信公七年盟于甯母謀罪故也命於會言於齊侯曰魏氏孔氏子人氏三族矣命君若去之以為成我以知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齊侯亦無所不利終之无乃不可乎管子曰君以禮與信遠此二皆莫大焉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固不記三君盟若矣作而不也非盛德也君其勿許必受明也善也何其不知本邪特字是一篇而賦

道無待道在於我而有待非道也論夫一彼一此而待之名生焉彼此對立然後心之與道豈有彼此之可待乎道心彼此心外有道非心也此道道外有心非道也此道古之學

首為己子引非以人不足為也明非揚氏通天下無非已聖

天地不見有人之可為也自格物致知以至推誠知於

動靜語嘿出入起居未有由乎人者皆自其躬屬

非以揚名也世為揚己之名乃則廉明微

非以避謗也若為避人之謗乃則賦省刑

非以求民也若為益民而深謀遠慮

亦豈有待而止哉待於外而止有所慕而作者外無慕

則止也有所慕而止有所慕而止者外無畏則作也

曰作曰止皆待於外而不出於我結上文

則身之為善既無本矣我有善不出於我無本之水

無本之善無本之善

卷之四

無水朝鏡夕瞻謂鏡是為足侍邪

受子華子華命子會子華乃好父之命

無國不記諸侯各有國記姦之位也而列於位君盟誓矣

仲不能以道格君之心管仲不能以道正其君心使自

不為惡使之自然然反待簡冊之毀譽以制之其惡念也古者

簡冊簡冊編竹噫為善果待於外主簡冊可畏不導其君以

籍假設將放意而不復為善邪無所不為矣

心制物區別善惡之心制物而反以物制心止惡是物制心是以外

制內也內外謂物心幸而威公以好名之心易好利之心其

子華是好利畏簡善是好名

僅從管仲之諫子華若威公好利之心勝使

期者止於如是也此期既滿不復能強而止於強霸而止於

霸文勢一兩起是特安於小耳反強則期雖不足有盛世而

追還軌言強者伯者每未至於王道然下視弱國陋邦謂之無志則

謂之困不強者所獲不既多矣乎謂之無志則

可期不遠大謂之有害則未也字論抑不知天下之勢不盛

則衰所期不復增天下之治不准則退則期必退強而止

於強必不能保其強也非惟不至於伯霸而止於霸必不能

保其霸也非惟不至於齊威公拔管仲於縲囚桎

問豈有駐足之地乎喻為治者无齊威公拔管仲於縲囚桎

桎之中入事管仲國政及委管仲立談之間以霸功相期既立

何其壯也揚所期既立者所以立是期也左國右高

高氏皆天子之命左傳前後後限限溫溫明明此此言言

曰有大子之一守國高在前後後限限溫溫明明此此言言

國族黨之民間四間為族五族為黨夙與夜寐早起淫厲奪

發祖以赴吾君之所期以赴赴早期至於葵丘之會饒

或如諸侯其威者不名震西海聞且各者天子致胙周襄

宗以增壤壤王為之慕張燎舉張惟幕有司戒期為會之時日

下拜王命威公降肥薄延之下道也

也環佩銜牙之音鏘如也

也降寵榮光之信也

之嚴命孫求以載書之信

之嚴命孫求以載書之信

之嚴命孫求以載書之信

之嚴命孫求以載書之信

之嚴命孫求以載書之信

之嚴命孫求以載書之信

之嚴命孫求以載書之信

命命... 若按河... 曹許之君... 出於鼠壤蟻封之中... 威公九合之盟... 其

見曠古駭俗之偉觀... 目眩氣奪莫敢仰視... 威公九合之盟... 其

如磁雖平日跋扈... 不受控御如晉侯者... 威公九合之盟... 其

先... 五霸莫高於威公... 而威公九合之盟... 其

九合諸侯不以兵車... 蔡丘之會實君其最... 威公九合之盟... 其

物之盛... 蔡丘之會實君其最... 威公九合之盟... 其

嗚呼威公素所自期者... 及蔡丘之會悉償所願... 威公九合之盟... 其

餘... 蔡丘之會悉償所願... 威公九合之盟... 其

可謂不負所期矣... 蔡丘之會悉償所願... 威公九合之盟... 其

滿... 蔡丘之會悉償所願... 威公九合之盟... 其

近以來宰孔之譏... 蔡丘未會之前猶自朔至望之... 威公九合之盟... 其

嘗譬威公之功業... 蔡丘未會之前猶自朔至望之... 威公九合之盟... 其

月也... 蔡丘未會之前猶自朔至望之... 威公九合之盟... 其

蔡丘既會之後猶自望至晦之月也... 威公九合之盟... 其

浸缺而浸盈... 威公九合之盟... 其

招損而已... 威公九合之盟... 其

矣人心之不可滿也... 威公九合之盟... 其

期者不止於霸詎肯至霸而滿哉... 威公九合之盟... 其

於自期之時而不在於既滿之時也... 威公九合之盟... 其

近以來宰孔之譏... 蔡丘未會之前猶自朔至望之... 威公九合之盟... 其

嘗譬威公之功業... 蔡丘未會之前猶自朔至望之... 威公九合之盟... 其

月也... 蔡丘未會之前猶自朔至望之... 威公九合之盟... 其

蔡丘既會之後猶自望至晦之月也... 威公九合之盟... 其

浸缺而浸盈... 威公九合之盟... 其

招損而已... 威公九合之盟... 其

矣人心之不可滿也... 威公九合之盟... 其

期者不止於霸詎肯至霸而滿哉... 威公九合之盟... 其

於自期之時而不在於既滿之時也... 威公九合之盟... 其

所交有常量此危所人之所期有常願此公之心踰其限

以過其量此危所塞其願此公之心雖不欲滿而不自知其滿矣

此期也我不為沼何愛乎十日之霖反前由暴我為危何

憂乎千釀之醴反前由暴當以遠此公之心威公素不以霸日期

進則下視霸功亦蚊蚋之過此公之心則耳此公之心進霸而至於王此公之心吾以

是知自期之不可小也此公之心首尾貫穿此公之心進霸而至於王此公之心如百文筆

重更進極天下之所期無在其上者此公之心則遠大矣其亦可以息

乎此公之心曰王道果可息此公之心則堯之兢此公之心舜之業此公之心

行其業此公之心日致其業此公之心湯之汲汲此公之心武汲此公之心何為

者邪此公之心之意此公之心亦不可息也此公之心

衛侯孫位激民此公之心衛侯孫位激民此公之心

而後師于此公之心八年晉侯將盟此公之心

于柳澤此公之心曰羣臣誰能盟此公之心衛侯孫位激民此公之心

我諸侯將此公之心後補侯之手及機此公之心衛侯孫位激民此公之心

其改卜此公之心寡人從焉大夫曰是機此公之心衛侯孫位激民此公之心

公朝曰人使王孫此公之心問焉曰若機此公之心衛侯孫位激民此公之心

向如矣此公之心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此公之心乃叛晉此公之心

盟弗此公之心以君臣之機此公之心一有威此公之心則不可禦此公之心

天下之物有置之則不可見此公之心之則不此公之心動之則不可禦此公之心

則發之殆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此公之心機之發於天者然也此公之心

其機之則發故下謂之理而謂之機此公之心兄弟闕于牆而外禦此公之心

其侮在家山也此公之心引兄弟以此公之心君臣是心安從生邪此公之心

兄弟之愛天也此公之心天理之貞此公之心闕闕之時此公之心其機伏而不見此公之心

也機字是一篇此公之心初未嘗亡也此公之心不可此公之心一曰遇塗人之此公之心

以動吾之機此公之心是機一發此公之心必復生豈薄念細此公之心所能遇此公之心

邪相此時謂忘前日開國之爭而君臣也君臣又有義父子也

婦也夫屬也兄弟也長幼朋友也五者天下之大機也

而必發之欲枯之或不可復還也此謂天機也

封執固密其機若不可復還也此謂天機也

或觸焉以叩其機立應則發擊其格夫其藩

小智固自有破百年之人偽於一息之間者矣發明天機

代德何如君也君為證昏庸用虐昏庸庸常民困其暴民困其暴

之中宗以吐蕃入寇出幸去平天用柳伉陸贄之言貶損

責以感發天下君臣之機柳伉曰天下其計朕自新

此而兵不至人感天下不版臣請問門寸斬以

過以言謝天下使臣

卷之九

之故奉人所下制書武真機既生森不可禦應則動之向

日之抑塞不伸旬日之殘酷刑向日之橫斂賦向日之

征征後機一衝後前怨感息前日怨君愛君之

外奉無餘念而為受君疾首痛心之疾如心之痛爭先赴

敵事先命不越月踰時而歸二君於故都以故二君得祀

唐祀天唐之祖宗以不失舊物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曾動其機時動其天機效已若此配之效况其機素明者邪

以邪秋之侵避位而微其民題住動是機於前而終能滅邪

備二十五年靈公以晉之侮亦避位而微其民觀動是機

於後而終能叛晉許遂非是非樂於自屈也

樂於出已不屈已於此則無以發機於彼也不以發民之

文公固賢主也。若靈公，章宗指其民者邪。公
道平曰：民之所以畢力拒晉者，魏晉曰：昔五戰，非為靈公
也。素得民心，靈公之言，通動其愛君之機，而不能已也。天
自無之，故也。雖然，結意動天之機者，不可雜之以人。似
與二發，故也。雖然，結意動天之機者，不可雜之以人。似
較之意，德為有異。而文公靈公張大其事，此言二公甚已之
厚而起民之怒，其動民之本，既雜而不純矣。釋
天賦而一公以私意，故衛國之民，天機雖動，成飛鼓晉人，機
亦隨天機，其人為故，動其馴致其事，此言二公甚已之
是機以拒出公，如誠公師，越大夫，如等會，曾宋之兵，其
日勿納口，亦非亡而自益，請自此，問出宋曰：勿出，其
人開門守，公許，卒文子各也。非動意，機者不端，以人偽也。

卷之九上

詐至是邪。人亦以人偽，故以人蔽天，猶可也。石者是以人
蔽其以人亂天，不可也。物民而難以人者，是蔽者其天尚
存。精細者，力不閉之，以天而蔽之，以人蔽之，而難以人者，是
原汨亂天，其不知其何時而能去也。蔽之人，心自是也。欲心
不復振矣。吁。有

梁亡

信公十九年，初梁伯為上力，亟城而弗，民罷
而取深。

信公十九年，初梁伯為上力，亟城而弗，民罷
而取深。

信公十九年，初梁伯為上力，亟城而弗，民罷
而取深。

信公十九年，初梁伯為上力，亟城而弗，民罷
而取深。

信公十九年，初梁伯為上力，亟城而弗，民罷
而取深。

信公十九年，初梁伯為上力，亟城而弗，民罷
而取深。

天下之不容泯者，天理也。一篇登唐虞之朝者，舉目皆德音
之朝者，所以見皆天理之政事。陪洙泗之席者，入耳皆德音

吾以是知天理常在欲中天理不終斷未嘗須更離也然

其大在欲心方熾而良心遽生天理發見中孰導之而孰發之

乎無人導發而自然如嗚呼此段又梁伯一念之慊接上段

此改過之門也可因此以此復禮之基也天理節文之內

堯舜禹湯文武之路也可因此克使聖人迎其善端推而大

之不遇聖人如此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善端推廣奈何

一慊方生而遽繼以詐言以罔其民自起自仆外類良心

安得而獨勝乎其詐心是知與生俱生者謂之良心民受天

禮即有仁義毀之而不能消背之而不能遠如紂如桀亦

不能自以繼之則為君子則為賢人君子無以繼之則為小

人終為不思之類與不繼而君子小人分焉故賢者

不憂良心之不生而憂良心之不繼文有理通

